

东影 回憶 半个世纪

Jing Ying
De Yi Ban Ren

胡祖编著

图片摄影者

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东影

向阳

本
人

胡社编著

Dong Ying
De Ri Ben Ren

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长春文史资料编委会

顾 问：张绪明 战月昌 石 坚

主 编：徐春范

副主编：吕冬雷

编 辑：宋宏宴

东影的日本人

编 著 胡 裕

出 版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地 址 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 1789 号

邮 编 130062

电 话 7602090

印 刷 长春市华林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05 年 8 月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105 千字

工 本 费 15.00 元

目 录

八年旅程

东影的日本人 胡 韶(3)

生活掠影

在日本99'亚洲福冈电影节上的“讲演”稿 胡 韶(51)
东影日本人眼中的老八路——舒群 胡 韶(57)
东影的日本共产党人——大塚有章 胡 韶(62)
新中国美术电影的开拓者——方明 胡 韶(67)
日本从俄罗斯购买“满映”映像赠送记 胡 韶(72)
喜与东影老朋友相聚在日本 胡 韶(79)

四十年忆

- 我同东北电影公司 [日本]大塚有章 明伟译(89)
关于东北电影公司的成立 [日本]北川铁夫 古泉译(94)
东北电影公司的成立经过 [日本]北川铁夫 明伟译(96)
我们的回忆 [日本]民野吉太郎等 古泉译(105)
最初的木偶 [日本]持永只仁 明伟译(114)
人民电影的开端 [日本]持永只仁 明伟译(124)
东影修理科印象记 [日本]尾野达男 古泉译(131)

六十年忆

- 难忘东影 难忘兴山 ... [日本]岸富美子 金益洙译(137)
舒群与持永只仁的谈话
... [日本]持永只仁记录 岸富美子提供 金益洙译(151)



东影的日本人

胡 稳

甘粕自杀 “满映”解体

太平洋战争进入1945年，日本即将战败，伪满洲国即将覆灭的形势已不可逆转。1945年2月，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，确立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。4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提出了“打倒日本侵略者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响亮口号。4月30日，德国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，在苏军占领全德国的危机时刻自杀，5月8日，德国无条件投降。7月6日，中、美、英三国首脑会议后，发表了《波茨坦公告》，促令日本政府迅速投降，否则将要遭到毁灭。

日本铃木内阁在主战派的压力下，称《波茨坦公告》“不屑一顾”。8月6日，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。8月8日，苏联宣布“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”。8月9日凌晨，苏军以凌厉的攻势向盘踞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。同日，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。同日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》的声明，号召“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，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。”^[1]接着调集重兵向东北进发。8月10日，日本天皇裕仁迫于形势作出“投降圣断”，但仍附有“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”^[2]的要求。8月11日，同盟国复照，表示：“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，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。”^[3]这样，日本在同盟国的敦促下，别无选择，8月14日，日本天皇在特别御前会议上就投降问题作了一次讲话，被迫接受无条件投降。

日本在当时中国东北驻有关东军70万人，但由于精锐早已调到太平洋战区，因此作战能力大减，再加他们缺乏对苏作战的充分准备，根本经不住苏军的强大攻击，因此，一经接触，即溃不成军。苏军很快突破日本关东军在西满的防线，向东北腹地推进。这样，伪满首都新京（长春）极度惶恐，乱作一团。8月10日关东军开始向朝鲜转移其家属，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汉奸大臣张景惠等人慌忙向通化出逃，接着关东军司令部人员也向通化转移。8月14日晚8时，伪满洲国官员收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讲话全文，有如丧家之犬，无所投奔。8月17日，逃到通化大栗子车站的溥仪，匆忙在大栗子矿山食堂召开伪满洲国参议府紧急会议，宣读武部六藏早已为他准备好的“退位诏书”，并连夜（8月18日凌晨

晨)举行了退位仪式。至此,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伪满傀儡政权,便宣告垮台。

在这种形势下,“满映”也早已风雨飘摇,惶惶不可终日。

8月9日,在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后,“满映”理事长甘粕正彦急不可耐地找他的朋友——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摸底。开始,甘粕还以为他军人的气质,建议关东军撤往通化,在那里同苏军继续抵抗,他自己还愿意担负整顿社会治安的任务。他见古海忠之心灰意冷,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就在这一天,甘粕从他住的大和旅馆(今长春春谊宾馆)搬到了“满映”理事长室。

8月11日。苏联红军军事推进很快,伪都新京情绪紧张,他们估计按此速度,在未来24小时之内,苏军就会占领伪都新京。这天下午,甘粕第一次下达命令:“晚7时,公司全体日本职员及家属到公司集合,行动困难的病人和老人,用担架抬着也要来。男子要着装整洁,携带武器。”接着甘粕的命令,“满映”的全体日本职员和家属,都集合到“满映”的礼堂和一个大摄影棚,总数在千人以上。他们有的拿着日本战刀,有的手持木枪(伪满军训时使用的假枪),作出决一死战的架式。日本著名导演内田吐梦回想当时的情景说:“大家把布带子十字花的系在身上,头上缠着头布,身上斜跨着日本战刀,腋下挂着短刀,很像西南战争时的打扮。”^[4]“满映”厚生科长大塚有章记述当时情况时说:“想到在未来24小时之内,苏联大批战车杀来,‘满映’全体日本人展开‘玉碎’的肉搏战,使人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和战栗。一千多名日本人集聚在一座大摄影棚内,面对苏联大批战车猛烈炮

火的轰击，而我们手无一枪，只能抱着‘玉碎’的目标，用日本刀来拼刺，使人陷入绝望的境地。”^[5]

这时甘粕曾想让全体日本人自杀，他派人从伪满大陆科学院要来白色粉末——氰化钾，又在摄影棚上安了引爆装置，想在苏军进入新京时，下令日本人集体服毒自杀或引爆，集体‘玉碎’。他的这个想法被朋友说服而未能实现。

8月12日，日本关东军向通化转移后，甘粕下达了第二个命令：“没有集合的男子，下午到公司集合。”加强了集体防御。这天公司派贴心职员赤川孝一、长谷川濬、大谷隆等3人对甘粕进行警护，同时甘粕的武器被拿走。

8月13日上午，甘粕在参加伪新京市长一个会议后，回来的路上在车内对他的朋友伪满博物馆馆长藤山一雄说：“我准备死”。在这一天甘粕从关东军手里要来一列车皮，下令将集合起来的日本职员家属，主要是妇女儿童，共计一千多人，向通化转移。最初曾想要日本著名导演内田吐梦带队，角田房子记述说：“内田刚从摄影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，广播中传来了理事长室秘书伊藤少女活泼的声音：‘内田君，请到理事长室来一趟，请马上来……’内田急忙跑到二楼，在就要敲理事长室门时，想到率领为数众多的妇女、儿童经朝鲜回国，能完成任务吗？他觉得责任太重大了。如果在不得已时，用发下的‘白色粉末’自杀死掉，我怎能做得出来呢？他没有进到理事长室，而来到大楼外面躺在草地上……”^[6]最后决定由大塚有章、录音科长舆德雄和摄影师竹村康和带队出发。青年摄影师吉田贞次在一篇记述当时情景的文章中说：“孩子不愿离开父亲，妻子含泪同丈夫分别，到处是不忍离别的哭泣声。我不忍看这种场面，一个人偷偷躲到院外，站在

公司对面一个小土丘上，从这向西五百米，就是通向奉天和大连的南满铁路。数小时前这里还充满了天伦之乐，此刻却寂静得很。我站在这远望夕阳下驶向远方的列车。”^[7]

8月14日，甘粕已经获悉日本将于明天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他亲自出面同伪满兴业银行总裁冈田信联系，意将“满映”流动资金600万元全部提出，冈田表示异议，甘粕口气强硬，冈田同意分三次提取。

8月15日，中午12时（北平时间11时），甘粕同“满映”的重要职员在理事长室，其他人员在主楼前面，收听了日本天皇的“投降诏书”，这时虽有少数人在前一天得知这一消息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有如晴天霹雳。这天下午，甘粕责令理事渡瀬成美负责管理“满映”的设备。大塚有章等人带领的“满映”撤退列车，这时行至沈阳，他们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万念俱焚，情况混乱，无法前行，暂借沈阳铁西三家电影院安顿下来，终因联系不到前行的列车，后于8月底返回长春。

8月16日上午，甘粕亲自到伪满国务院，把正在参加会议的好友——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、伪民生部次长关屋悌藏叫出来，通知他们：请于明晚到理事长室参加威士忌酒会。这时关屋悌藏已听说甘粕将要自杀的消息，意识到此举的用意。这天下午，甘粕先将全体日本人叫到二楼一间大会议室，讲了自杀的想法。随后又在主楼后的小广场，对中国职员说：对大家在我担任理事期间所给予的协助，表示感谢。这一天甘粕还下令：焚烧“满映”的重要档案和影片资料。

鉴于形势需要，公司内的中国职员开始自动组织起来，保护机器不被破坏。8月17日，甘粕从兴业银行提出现金200

万元，分别为日本和中国职员发放了遣散费：日本职员每人5 000元；中国职员根据工作年限，每人在300—3 000元之间。这天夜里甘粕在“满映”礼堂（今长影12放映室）召开“演艺会”，有日本职员及家属和部分中国职员近千人出席。甘粕拿出好酒款待同僚。同僚们“献技表演”。这时日本人已经感到这是甘粕的诀别宴。在此之后，甘粕把他的政界好友古海忠之、大园长喜、关屋悌藏、星子敏雄、半田饭治、饭泽重一、福冈谦吉及“满映”理事和田日出吉等，请到他的理事长室，痛饮威士忌，同好友诀别。

8月19日，“满映”人心紧张，预感到即将发生什么大事。

这天傍晚，苏联航空兵先头部队约200人进入长春，并建立“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”，由卡尔洛夫少将任司令。

8月20日，晨6时许，甘粕乘警护他的人员不备，服氰化钾自杀，内田吐梦等人用食盐解救无效，于6时5分身死。角田房子在记述那天经过时说：“8月19日夜，大谷隆、赤川孝一、长谷川濬等同甘粕睡在一个屋子里。8月20日凌晨6时以前，甘粕起来到洗漱室洗漱，赤川在那里看着他。甘粕洗完脸回到理事长室，伊藤スマ子给甘粕送上茶，三名警护人员注视着他的举动，等待甘粕饮完茶到外面去散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甘粕服下了氰化钾，随即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。这时偶然路过这里的内田吐梦与警护人员大谷隆来到里面，见甘粕两肘横直躺在那里。内田吐梦忙从一个登山背囊里取出食盐，一面往甘粕嘴里塞，一面忙喊‘水’。食盐塞到甘粕嘴里，伊藤也送来了水，但已无法喝下去，甘粕顿时脸色苍白……”。^[8]甘粕留下三封遗书。

甘粕死后，在和田日出吉理事的主持下，当天下午5时，将甘粕埋在他平时活动的“满映”湖西会馆附近。

就在甘粕自杀的这天早晨，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。

树倒猢狲散。甘粕死后，“满映”六神无主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

适应形势 加入公司

日本投降，东北光复。东北人民从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。长春到处飘扬着中国国旗，人民群众用各自的方式欢庆光复。

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，东北民主联军很快控制了东北主要城镇及大部地区。

蒋介石为了控制东北，也很快调兵遣将来争夺东北地盘。8月31日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，随后任命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，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，成立了东北最高军政机关。9月又把东北划分为9省3市，任命了省、市长。10月9日，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一批要员来长，做接收准备。10月12日，熊式辉、蒋经国等一大批接收大员抵长。从此，“东北行营”、“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”、“国民党吉林省党部”、“国民党热河省党部”、“东北青年联盟”等国民党各派系，都在长春挂出招牌，开展活动，施加影响。各种军事团队和政治团体，也应运而生，良莠难辨。长春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形势。

“满映”自甘粕自杀后，已群龙无首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

为了把原“满映”这一重要文化设施掌握在人民手里，中共长春市委首先派地下党员刘健民和赵东黎于8月下旬进入原“满映”进行工作，团结了原“满映”的进步职员张英华（张辛实）等人，组建了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，并把一批进步的职员团结在“联盟”的周围。

这时国民党的势力也积极活动，“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”通过原“满映”的制作部次长、国民党员姜学潜，国民党员、导演周晓波等人，大肆活动，拉帮结伙，扩展自己势力，明里暗里同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进行对抗。

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众，在刘健民和赵东黎的领导下，张辛实等人同姜学潜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。他们公开声明不让姜学潜一伙入公司的大门，姜慑于革命力量不敢再露面。只通过周晓波、王心斋等人在公司内暗中活动。

这时，对原“满映”中的日本人的工作，成为当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刘健民和赵东黎意识到：要掌握原“满映”的设备，就要团结日本技术人员。因此，他们确定了积极争取日本技术人员的方针。这个方针在客观上也恰好符合原“满映”中日本职员的需要。在“满映”解体后，原“满映”中日本职员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。他们不仅失去工作，没有经济收入，更由于当时社会治安比较混乱，没有人身安全保证。他们有如一盘散沙，游离了集体，各自生活在惊恐不安的环境中。在这时，中国同事伸出友谊之手，动员他们加入一个新的团体——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，无疑，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

刘健民和赵东黎先同日本共产党员大塚有章接触，说明了这个意图，大塚有章又找到了他的朋友西村龙三和仁保芳

男，他们共同配合开展了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。有些日本技术人员尽管出于不同的考虑，以大塚有章、西村龙三、仁保芳男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技术人员，最先加入了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。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经过几次交涉，于9月上旬从原“满映”理事和田日出吉手里将“满映”的权力接收过来。并于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。由张辛实任总经理，王启民任副总经理，马守清、江浩、傅连生分别任制作、总务和营业部长，大塚有章、西村龙三、仁保芳男为委员。“满映”，这个昔日推行殖民主义文化为己任的国策会社，如今收复到人民手中，变成人民的电影基地，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1945年11月，从延安来的电影工作者田方、许珂曾到东北电影公司工作，他们继续开展了对日本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。经过他们工作之后，又有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陆续加入了东北电影公司。

日本技术人员，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出于怎样的考虑，才加入东北电影公司的呢？请看他们自己的讲述：

原“满映”巡映科长大塚有章回忆他加入东北电影公司时的情景时说：“一天夜里，有两位中国青年突然来到我家，他们是放映科的技术人员。当时，对夜间来访，不用说我的家里人有些紧张，就是我的邻居也都提心吊胆。幸好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家——我的大儿子是刚刚解除应征，安全回到家里。我的二儿子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。我的一家，有我们夫妇俩再加上两个快要成人的儿子团聚在一起，这在混乱时期算是幸福家庭了。况且，我们同邻居福岛家挖了一个可以自由来往的通道，可以互通情况。尽管如此，对今夜的来访，

大家的心情还是紧张的。因为在最近一个时期，夜里几乎没有外出。

我从了望口里看到来访者是卢广铨和老陈后，便打开院门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他们2人直进了正门，脸色有些紧张的问道：‘没有别的客人吧？’‘没有。都是我的家里人，想问什么进来说吧！’

‘不用了，在这可以。从外地来了一位客人，人们都叫他老王（指刘健民或赵东黎同志），现在张辛实家里。张辛实派我们俩来，让我告诉您，老王要见科长您。’

‘那么，是公司职员俱乐部二楼？’

‘是的，打算同您在今晚谈一谈。’

‘对这位外来客人，你们有所了解吧？’

‘也是初次见面。’他们2人都微笑着说。

我对他们说：‘请稍等一下。我还是穿中国的服装，这在路上会方便些。’同时对他说：‘老卢，我已不再是科长了。’说着进屋去换衣服。

张辛实是位作家。在公司成立时，他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经理。摄影师王启民被选为副总经理。外地来的客人老王，是位共产党员。因为国民党特务还对他盯梢，所以，身边的警卫是很严的。张辛实作老王的翻译，谈话的内容当然都是好消息。

老王告诉我：苏联红军长春卫戍司令部负责东北电影公司工作的谢德明少校，已回莫斯科，二、三天内将会带回新的指示。他回来后，马上要开展东北电影公司的工作。请日本人抓紧开个会，选出代表3人。日本代表当前的主要工作是：动员优秀的日本技术人员，协助公司的建设。现在你们